【The Avengers】[翻譯] An Acquired Taste / Tony\*Loki by Hella

Summary : Loki最終沒能喝上那一杯酒

紫色的晚霞在溫暖的夏天夜晚裡伸展開來，而Tony Stark正一個人自斟自飲。

好吧，嚴格來說，是幾乎獨自一人。畢竟，雖說是星期五的夜晚，Stark大樓卻依然像個蜂巢似的忙碌著，加上Jarvis又總是隨時待命在側；但儘管如此，當他待在大樓最頂端閣樓的陽台上，感覺上也已經像是完全的隱居了。城市在Tony的腳下被閃閃發亮的燈光毯覆蓋，並在大樓的玻璃帷幕中五顏六色的伸展開來，那些距離遙遠的交通噪音飄浮在身邊，這一切簡直像場夢境。

感覺非常的祥和。差不多可說是美好，真的。

但事實上這卻讓他該死的不爽。

「見鬼的斷腿之夜。」Tony嘀咕，瞪著一大片包裹到大腿中段、環繞著腿部的白色石膏。「去他的夜生活。」

打從經歷了一場與MODOK的小規模戰鬥後他已經倒下一個星期了，由於當時的Tony對那些超能罪犯的有效激怒導致鋼鐵俠最終非自願地朝著正憤怒非常的綠巨人傾倒過去，這結果最終使他得到一個根本是向Hulk表達”隨你開心地處置我吧”而被順手留下來的脛骨骨折，還有來自Steve及Pepper堅持將鋼鐵俠除役直到這個傷害痊癒為止的命令。

Tony很想指出這只會成為一個讓Rhodey能夠做為他的替身展開活動的藉口，但每一次他將它提出來，Steve就搬出那套”你終究也是個普通人”的演講，好像該死的那一點都不會讓Tony覺得生氣似的。

所以囉，這就是他為什麼在這裡，帶著一瓶最昂貴的蘇格蘭威士忌百無聊賴的待在陽台上，拐杖擺在身後倚著欄杆，看著向晚的天空更換各種顏色以及周遭的一切隨著夜幕降臨漸漸變得黯淡。這看上去真是個好想法，跟其他原本能夠拿來打發這個夜晚的主意一樣棒。跛著腿呆頭呆腦的待在自家大樓最高的那層，獨自一人，和一瓶酒一些止痛藥作伴。誰能想出更好的活動？

在世界從他的身後被無預警的扯開、而一個高挑的身影從那個鮮明的撕裂處突然的跳出來時，Tony已經喝掉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瓶的威士忌。

高挑的、服飾上妝點著黑色與綠色的熟悉身影。他亮閃閃的眸子在出現的同時也對Tony投來一瞥，那其中滿溢著的光彩大概是燈光的反射亦或魔法流動。也許兩者都有。

棒透了。

「呃，我猜我還欠Banner一個新的實驗數據。」Tony僵硬的把頭轉向他的新朋友。「真是一個適合征服世界的夜晚，但我實在不能說回來這兒是個聰明的決定。你好哇，Loki？兩年不見了？」

恐怕酒精在他的胃裡形成的溫暖已經安撫了Tony身上隱約冒出的冷汗，甚至放鬆了他的警戒心，即使Loki就站在他面前越來越黑的天色裡，周身被猙獰的陰影環繞著。

「兩年，三個月又幾天，按照中庭的曆法來算。」Loki回答，為Tony還算友善的態度而略顯驚訝。他的唇邊因而拉開一抹被逗樂似的柔和弧線。「監禁生活易於使一個人更能精細體察流逝的時間。」

Tony記得那個聲音，和緩而文雅，還有他吐出的那些用冷酷與微量的傲慢自負縫綴串起的單字。但也許經過了這短暫的幾年它們有些地方已經與過去完全不同了，至少Loki的聲音聽上去已不再如上回他們面對面時那樣令人感到深受威脅。

「所以你算了日子。」

Loki用一種漫不在乎的姿態聳了聳單邊的肩膀。「在那兒你能做的事並不多。」

看來他最終是被丟在某的地方鎖起來。Thor對於帶著宇宙魔方以及他的兄弟離開之後的細節陳述相當隱晦，但他一再的保證他的兄弟會受到合理的制裁。原來如此，有趣。

更耐人尋味的是Loki身上的鎧甲只剩下簡樸的黑色皮革和綠色，他的角頭盔和衣服上金色的鑲嵌裝飾都從觸目所及中消失不見了。這和他上次來訪時那戲劇表演似的裝扮可有相當大的差異。而現在剝除了那些裝模作樣的姿態也少了威脅恐嚇的表情，還有某些隱藏在眼睛裡頭沸騰的殘酷，這讓Loki現在蒼白的臉看上去簡直顯得瘦弱。

「那你為什麼來這裡？」Tony儘量讓自己保持謹慎，小心地選擇了一個直接但不算冒犯的提問方式。畢竟一條斷腿和一瓶半滿的蘇格蘭威士忌只能讓他在Loki真打算做些什麼的時候陷入極大的麻煩──他眼下甚至無法穿上鋼鐵俠戰衣。

「當然的，因為這裡是我輸掉的地方。」不管Loki腦袋裡是什麼想法，也都完全的讓Tony被搞糊塗了。「他不會往這裡找。至少不是立刻。」

好吧，Tony想。「呃，所以Thor不會第一個找上這兒？」

「我指的並不是Thor。」說著Loki開始將他的視線全神貫注的鎖在Tony身上，用一種像是鑽石雷射似的強烈且怪異的目光將他從頭到腳掃過一遍。「還有來分享你在夜裡的溫馨活動。」\*(註)

在喝掉一大口蘇格蘭威士忌的中途聽到這個，Tony差點嗆到。

「什麼？不！我有個絕對不可打破的”這裡不歡迎想當征服者的外星人”條款，尤其是當他還來引誘別人的時候！而且，為啥？你就不能……」Tony揮舞著他的手指。「隨便自己弄出一個地方嗎？」

對此，Loki只是盯著Tony又從酒瓶子裡牛飲了一大口，綠色的眼睛神色坦然。或許是止痛藥和威士忌的混合真在他的腦袋裡起了什麼化學作用，也可能是Loki用眼神對那個瓶子所表達的期待太過直率。總之，Tony所有的疑慮在幾秒鐘後最終還是煙消雲散了。

「你說過要請我喝一杯那種酒的承諾一直都沒有兌現。」Loki頓了頓。「難道你沒說一旦我忍受了你們那種對待以後就可以得到它嗎？」

被這樣指控可真是超級不公平，而且也一點都不有趣。

「你不會忘了你是站在那個想要奴役所有人的立場上──噢老天，好吧忘了它。拿去。」他把酒瓶朝Loki丟過去，對方因此露出了個細微的笑容同時用一只白皙的手接住它。「我的腦袋被止痛藥弄糊了而且判斷力也受損了。拿著它。我得坐下來。」轉過身，Tony一把抓過他的拐杖讓它們滑到胳膊下方，走向通往他位在頂樓豪華公寓的旋轉門。